

河殤作者談強國夢與兵敗漢城

晉軍突起文壇，有鄭義、柯雲路、焦祖堯、張石山、李銳、韓石山、周宗奇、鍾道新等數員俠氣、膽氣、底氣十足之輩，為中國纖弱沉靜的文壇引入



(右)康曉蘇者作「殤河」和(左)瑜趙者作「夢國強」▲ (供提瑜趙) 訪探者記受接底月個上在

一般挾著蒼涼剛勁的「西北風」的真正男子漢文學。它似乎不再僅僅是趙樹理的「山藥蛋」味了。在這麼一種雄性張揚的文學氣氛裡倘若要想混出個天日來，缺了男人的精力、風骨和勇氣是注定沒指望的。然而硬是在這太行山岩壁一般堅固的屏障裡，石猴似的蹦出一條漢子，居然也攪出一番風雲頗令三晉諸輩于睨視天下時不禁回首身後，竟也有這等不可小視的後生。

趙瑜這個人·外貌精壯說話拘謹

趙瑜這個名字，聽上去有些耳軟，總覺得帶著一點文弱之氣，讓我老想起那種腫脹的白面書生。青創會上，悠悠悠過過來一條大漢，朝我伸出手說：「我是山西趙瑜」。

一種寬寬大大卻很精壯的印象。作派是那種彷彿每個細胞都在下意識地瀟灑著的很自信的一類，說起話來卻是拘謹和字斟句酌的。他把寬大的身軀斜塞在沙發里，正襟危坐給我講他怎麼寫《中國的要害》。山西長治那地方，在我印象裡彷彿就是一個往外倒煤的瓶口，並且經常被卡住，一旦卡住連北京都要坐臥不安，如梗在喉，可見它的要緊。所以我最初從《新華文摘》上讀到《中國的要害》時，以為作者趙瑜準是煤炭部門或交通部門的什麼內行，誰知竟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長治小伙子。

他的長篇報告文學《但悲不見九州同》，在全國寫文革的作品中也屬老辣之作。

他問我是怎麼寫《洪荒啟示錄》的。扯來扯去，我們終於扯出一種極親近的緣份來。十餘年前，當我正做記者在太行山東麓的林縣、輝縣一帶轉悠時，他也恰在大山那一邊的上黨盆地裡苦掙。我們都很熟悉太行山的險峻、渾雄和太行山人的淳樸、愚鈍。推而廣之，我們都沾染著北方這塊貧瘠之地的沉重而蒼涼的韻味。因此有一次趙瑜對我說，山西的朋友們讀了《洪荒》，覺得很對味兒，沒在中原之地的生活過的人寫不出來。

這點兒緣份，叫我同趙瑜頗投機。我是個南方血統的人，或許在北方待久了，喜歡豪爽、乾脆、一諾千金的脾性，耐不煩陰柔算計、彎彎繞繞。趙瑜這小子，平時散漫而浪漫，幹文學似乎也不甚經意，兩天打魚三天晒網；倒是喝酒極凶，量也沒準，要看心情如何；且好打架，仗著虎背熊腰，總惹亂子。但臨到寫東西的時候，或獨自在太行山裡瞎轉，或徑自闖進北京，什麼衙門都敢問津，兜裡卻連個像樣的記者證都沒有。誰都不會料到，一個晉東南彈丸之地的野小子，居然料事如神、大言不慚地對中國在漢城奧運會的命運敲下定音。

1985年初豐台青創會一別，我再沒聽到趙瑜的消息，不知他近到哪裡去了。年底，他披了件牛仔夾克，拎一只破箱子來到《河殤》劇組，說：「蘇兄，來北京拍實稿子啦。」

那箱子裡裝著一部七、八萬字的《強國夢》。再沒那麼湊巧，當時我正在構思《河殤》第一集《尋夢》。《強國夢》這個題目便一下子抓住了我。「你怎麼想起來寫體育了？」

「咱幹過運動員。咱也愛體育這一行。瞅著現在體育被歪曲成這副模樣，心裡有氣，手就發癢，乾脆捅它一下。」

我留他住在劇組，白天各寫各的稿子，夜裡買些下酒小菜，每每侃到凌晨。閒聊中才得知，趙瑜還遇亂世時剛讀小學，父親挨整，沒人管他，跟一群半大小子在長治世面上混，因打架進過局子，從小沒成正果，養成放蕩不羈的性格。後為躲避下鄉，進了一家小工廠，又攏不住心，憑著一副強壯的身軀，抽去打球，整日在外集訓，籃球、游泳、射擊、自行車都幹過，於是越幹心越野。「那年月，咱沒別的出路，就盼集訓圖個痛快，好在有的是力氣，也不怕吃苦，就這麼跟體育結下緣份。不過，那時訓練也不正規，混了幾年不成材，也就罷了。」

兩件心愛物：小口徑步槍和賽車

趙瑜寫東西，很受山西文學氛圍影響，講究有生活根柢，寫自己體驗過的事。少年時代這點體育生涯，使他一生迷戀競技，至今保存著兩件心愛物：小口徑步槍和賽車。自然，也保存著好鬥不服輸的秉性。我想，這篇《強國夢》，與其說是他的文學創作，倒不如說是他的「體育情結」的宣洩和延伸。當他早已躋身文壇，忽然遠遠看到亂哄哄的體育界，便斜刺裡闖了過去。

他告訴我，去年春上，他決意寫體育，獨自來到北京，卻對天壇東側的體育一條街兩眼一抹黑，就憑著一股子不發慌的勁頭往運動員、教練宿舍裡撈，捨得花錢買好烟好酒交結朋友，艱難地一點點搜集素材，然後逕直去北京體院向主張體育體制改革的盧遠鎮老師求教。……這一切，都是在「向漢城進軍」的口號喊得最炙熱的日子裡他獨自悄悄進行的。四周瀰漫著的激烈而盲目的「奧運會熱」同他的冷靜思考形成強烈反差，甚而不斷干擾著他的思考。那天，他去體育報採訪，那裡正在為一篇獲獎的「冠軍文學」熱鬧鬧地辦討論會，他默默退了出來。他攢足素材，又悄然離京，回到閉塞而又冷清的晉東南一隅，沒有人可以商量，也沒有人能聽他談談關於漢城的預測，他把自己關進小屋，對著牆上一張衝浪者的大幅圖片，一字字寫下去，耳畔還傳來電視裡廣州天河體育場六運會足球賽或排球賽的噪雜喧鬧……

(上)
●蘇曉康●